

读者

乡土人文版

nirvana

那些岁月
那片乡土
那些人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A计划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教育出版社

读者

乡土人文版



乡村·想象

读者青少年阅读A计划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主编 胡亚权

编者 蒲安应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B.P.B.C.L.
甘肃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3
(乡村想象)
ISBN 978-7-5423-2946-2

I. ①外… II. ①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6594 号

总 策 划: 王 光 辉

项目总监: 冯 莉

责任编辑: 雷 华

插 画: 李 莎

装帧设计: 郑 屹

排 版: 魏 婕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 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www.gseph.com 0931-8773255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8 插页 8 字数 160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7-5423-2946-2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001
一毛钱的蛋饼	003
表嫂茶	005
故乡在远方	007
妖尽人间春	009
咬春	012
外婆的戒指在天堂	014
水像一个手势	017
记忆中那酸涩的绵枣	019
差不多就好了	021
北京时间不到点	024
皮筏子情节	026
我们在大地上只过一生	029
夜色	031
一朵一朵棉花开	033
揣碗	036
离婚茶	039
红木椅上的爱情	041
临沧的舞蹈	045
奶娘	047
红包：佛山人的慈爱表达	051
外婆的塘栖	053

床底藏着六十五声笑	057
灶间	060
二十五枚相思扣	064
百年青城	066
启蒙的天使——山西民间布玩具	077
八哥	072
黎家女文身的那些事	075
村口	077
破茧成蝶	079
因为妈妈在那里	083
顶天立地的海南女人	085
七月半,乞儿饭	089
亲生女儿	092
情歌的故乡——康定	096
卖菜女	098
手心手背	101
兴平有个“老婆会”	103
龟兹驴志	105
红鸡蛋	107
“窝囊”的父亲	110
江永女书习俗	114
蒙古民族的恋马情结	116
丑妈妈	119
九月的笛声	122

穿过风雪的音乐盒

骆非翔



那一年，他去西藏八宿的一个小乡支教，支教两年后，他就可以顺利地回城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

初到学校的那一天，孩子们在学校操场上排成两排，向他敬礼。那天白雪飘飘，那一双双举过头顶的手没有一双戴着手套，他们的手套就挂在脖子上。

他教他们语文、数学、自然、生物，教他们认识山外的山和山外的城。

孩子们来自不同的村落，近的就住在乡里，最远的孩子甚至要翻过一座海

拔 3000 米的雪山。他很熟悉那个住在最远地方的孩子，孩子的名字叫“也措”，黑黑的小脸，漫着两坨高原红。据说，他是这个学校最穷的学生，学费一直都拖欠着。他们家里只有一匹马，是整个家唯一的生活来源，春天来的时候，偶尔还能接上几个观光客。

也措平日里非常沉默，但是他的眼神却很特别，有点怯怯的忧郁，忧郁中透着惶恐，惶恐中又露着一丝坚定。在这个偏僻的小乡里，老人和孩子的眼神都一样，单一而纯净，唯独这个孩子的眼中似乎有很多的内容。

雪大的时候，大山只剩下了白，无法找到道路。家远的孩子只能留下来，住在老师的宿舍里。那天，他的宿舍也留下了几个孩子。

那个晚上，孩子们在他的允许下翻看他的东西，并抱着他的吉他乱弹。只有那个忧郁的小也措，在翻看他的一个小小的音乐盒，那是他的初恋女友大一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虽然毕业前他们已经分手，但他还是一直保存着这个好看的音乐盒，那亦是他反复拾取的快乐。他来了之后的那些日子，总是不停地打开它，听那首熟悉的《致爱丽丝》的曲子，听到泪眼模糊。直到有一天，发条

坏了。

此刻的也措正抚摸着那个音乐盒，眼神仍是他熟悉的淡淡的忧郁。他走过去，问也措：“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不知道。”也措的话总是那么少。

“它叫‘音乐盒’，一翻开盖子就会唱歌。”

“是谁送给你的？”也措居然问了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问题。

“是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但是它现在坏了，要不然就可以让你听一听了。”对着孩子，他还是撒了谎。

也措看了他一眼，就低着头不说话了。

那一夜的雪很大，他能听到学校后山的树木折断的声音。等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看到门前的花围被雪盖住了，操场上的树枝被雪压断了许多，远方除了雪还是雪，除了白还是白。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那一次，也措在他的宿舍里住了整整三天，可是从第二天晚上开始，也措便开始想家了，听到半夜风雪“沙沙”的声音就哭了。他不由得把也措搂在怀里问：“想妈妈了，是吗？”

“我要见阿妈。”也措一开口，眼泪就掉了一串。

他鼓励孩子：“也措，老师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老师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老师也很想妈妈，但是老师都不哭，你也不哭了好吗？”

也措看着他，停止了哭泣。

第三天黄昏，也措的母亲骑着马来到了他的宿舍门口，接走了也措。

那一年的冬天，雪一直很大，过年的时候，雪已经封了路，他很想家，却没有能够回去。

终于到了第二年春天，雪少了，阳光有了暖意，他听说不远的镇子开始有了稀少的游客。路，看来是通了，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回家了，因为孩子们已经开学了。

也措也来了，像换了一个模样，他的眼神不再是淡淡的忧郁，而似乎有种说不出的欢快，看着他，总忍不住想笑。也措依旧不爱说话，总是偷偷地看他。

然后就到了他的生日，没有人为他庆祝，他孤单地为自己点燃了蜡烛。可是三天后，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个邮包，邮包是从北京寄来的，拆开来一看，竟然是一个音乐盒，比他的那个还要漂亮。音乐盒里放了一封信，他看着，心就像春天的雪一般“簌簌”地融化了……

邮包是北京的一个陌生人寄来的，

那人在信中说，他在一个月前来了一次八宿，碰到了一个叫“也措”的小孩，小孩牵着家里的马送他进山，却没有收他一分钱，只要求他回去之后，在4月初给他的老师寄一个音乐盒当做生日礼物，因为老师的妈妈送给老师的音乐盒坏了，老师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妈妈了……

原本，他只需要在那里支教两年，但是他却整整待了六年才回去，临走的时候，他把那个珍贵的、曾经穿越风雪陪伴他的音乐盒送给了也措——他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一个善良勇敢的大孩子。



一毛钱的蛋饼

元耳

蛋饼摊在我上班候车的公交车站旁，做蛋饼的是个中年女人。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与众不同，别的摊主的衣服总是油渍斑斑的，而这个女人却是一身时髦的衣服，外面套一个洁白的围裙，仿佛她不是在街边摆小摊的摊主，而是一个上班的白领。

每天上班时，我总会到她的摊前买一个蛋饼当早餐。她的蛋饼一元钱一个，钱就放在她身边的那个铝饭盒中。她做蛋饼很利索，先在大铁锅里放上一匙菜油，然后从旁边的搪瓷盘里舀几匙调好的米面，再打一个鸡蛋放在米面上，轻轻抚平，待一阵阵香气冒出时，一个蛋饼便出炉了。

女人的生意很好，早晨上班的时候，

尽管她的摊前总是挤满了人，但她却忙而不乱，一边做一边招呼着那些顾客：“稍等一下，马上就好。”那些顾客有些是周围的居民，当然也不乏一些特意走远路专门来买蛋饼的人。有时等得急了，人群中就会有人嘟囔道：“怎么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人啊？”有人便会接口：“这蛋饼香啊，要不你为何也到这里来？”人群里顿时会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当女人把做好的蛋饼递到手上，那心里的幸福感顿时会如潮水般四溢开来。

不过，在这群买蛋饼的人中间，我也常会看到一个小孩的身影。小孩是个乞丐，穿着破旧的衣服，经常看到他在住宅区旁边的超市门口乞讨。对于那个小孩，排队的人当然是十分厌恶的，不仅因为他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而且觉得自己和乞丐一起排队买蛋饼有损自己的形象。不过，女人总是十分和气地把蛋饼递给那个小孩，然后歉意地向别人解释道：“可能他也觉得我做的蛋饼好吃，所以天天来。”

那天，我就排在那个小孩的身后买蛋饼。小孩并不像别人一样先把钱递给女人，而是在接过女人手里的蛋饼的一瞬间，把手里的钱很快往女人身边的铝饭盒中一扔，便飞也似的跑开了。忽然

间我像意识到什么，因为一元钱的硬币扔到铝饭盒中的声音比较清脆，但小孩往饭盒中扔钱的时候，声音明显比较沉闷，那是一角硬币的声音。“他只扔了一毛钱！”我立即向女人说道，脸上带着为这个所谓的发现而显出的一种得意，心中也对那个小孩更增添了一丝鄙视。

谁知女人依旧忙着手里的活，看不看远去的小孩一眼，微笑着说：“我知道，他天天如此，只扔一毛钱。”

女人的话更使我疑惑不解，于是问她：“那你为什么不揭穿他的伎俩？”

女人却说：“这孩子太苦了，一个蛋饼对我没多大的损失。假如我揭穿他，他就再也不会来吃了。”

说着，女人把做好的蛋饼递到我的手上。我的脸却是一阵通红，我也明白了总有那么多人排队来买女人的蛋饼的缘故了。

女人的蛋饼不仅好吃耐吃，还散发着一阵阵人性的芳香。而女人的蛋饼也时常在告诫我：在人生的旅途中，一颗善良的心比那些用香水刻意营造的浓香更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认可。在人潮人海中，我们更应懂得用真心去感动他人，感动这个世界。只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溢满芳香。

表嫂茶

周英才

男人饮酒，女人喝茶。赣中安福县农村妇女喝茶的花样很多，一辈子有喝不完的茶。孩子出生要喝“毛毛茶”，孩子满岁要喝“百岁茶”，女儿定亲要喝“妹妹茶”，出嫁之前要喝“嫁娘茶”，新娘化妆要喝“开面茶”，儿媳怀孕要喝“好事茶”，当了奶奶要喝“三代茶”。这些茶都是在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下喝的，而最为独特、人员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一年一度的“表嫂茶”。

“表嫂茶”只供婆婆、妈妈、婶子、大嫂喝，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老表嫂，没有嫁老公的姑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至于男客们那就更要靠边站了。

一年一度的“表嫂茶”是从元宵节后开始的。各地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

单位，早饭过后，从村头第一家开始，一天喝一家，家家都要轮遍，一直要喝到最后一家“洗碗茶”才告收场。

表嫂们吃罢早饭，梳梳头，照照镜，拍拍身，门一关，大家不用请，不要邀，端起自家常用的大茶碗，带着身边吃奶的孩子或学步伢匆匆赶茶去了。轮到请茶的东道主，这天要起个大早，打扫卫生，抹洗桌凳，烧好几大顶罐开水，准备“点茶”等候。待茶客们差不多齐了，就在她们带来的茶碗里放上一把“家茶”，一根5寸来长的篾棒，再加上各家专为泡茶而自制的兰条、冰姜、韧皮豆、蜜橘皮之类的“点茶”，一起放入茶碗中冲泡。

请茶的东道主这天显得特别大方，她们把装“点茶”的坛坛罐罐都搬出来，不断地给你添这添那。这不仅能显示她的富有与能干，也表示着她的慷慨与大方，当场会受到茶客们七嘴八舌的评价与称道。

喝“表嫂茶”并不讲究什么规矩形式，因为来的人多，不可能全部摆好高桌矮凳，无论厅堂灶屋，内室庭院，只要有坐的地方就行。大家端起茶碗，不时用篾棒在茶碗内搅动“点茶”调味，高高兴兴趁热喝起来。

那味道，有香有甜，有辣有咸，略带一点苦味，堪称五味俱全。表嫂们说：“我们这种茶在城里是喝不到的，它能开胃爽口，糟米化食，喝了好。开初喝，可能有些不大习惯，要是经常喝，就会像抽烟一样还会上瘾呢！”

看表嫂们喝茶，确实是功夫不浅。她们不怕烫嘴巴，不怕胀肚子，只要你添得快，她们就喝得快，个把小时能喝十来碗。有个称“茶王”的老表嫂，年纪约莫40来岁，不到两个小时，竟喝了21碗，令人大开眼界。

表嫂们喝到茶兴正浓时，那些会唱歌的表嫂便进入“喝茶”的节目了。她们唱《采茶歌》《画眉出笼》《筛碗浓茶郎俚喝》等传统民歌，很好听的：

一碗浓茶满冬冬，端给我的好老公。浓茶喝了心里明，不惹蝴蝶不招蜂。呀依哟！

一个或两个表嫂唱，其他人就用茶碗盖轻轻地撞击着茶碗伴奏。叮叮当当，节奏明快，紧紧慢慢，沉腔落板。她们喝喝唱唱，你接我应，好不热闹。她们一直要喝到用篾棒把茶碗里的“点茶”都扒出来吃光，那就表示已经喝够了，东家也不再给你添水了。

安福农村妇女喝“表嫂茶”由来已

久，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兴起了这一风俗。原来是说，农村妇女知识少，气量小，邻里之间往往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扯皮相骂，特别是一些长舌妇，平时喜欢在人前人后说东道西，往往会产生一些口角是非，影响团结，故而兴起了这一旨在搞好邻里团结的“表嫂茶”。喝茶时，既不讲族规村约，也不管赵钱孙李，只要是本村结了婚的女人，长幼尊卑，一视同仁。不管过去的是非大小，矛盾深浅，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茶是一定要喝的。只要喝了茶，彼此心照不宣，过去的事借喝茶的形式一笔勾销，大家很体面地和解。

有道是：“一个女人一面锣，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多的老表嫂相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有唱有闹，舒心畅气，无话不谈，场面热闹融洽，表现出一种团结和睦、情长谊深的气氛。所以，安福农村的“表嫂茶”，自古至今，长盛不衰。

故乡在远方

张抗抗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

几十年来，我漂泊不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到过许多地方。

我从哪里来？哪儿是我的故园、我的家乡？

我不知道。

十九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一百里水路的江南小镇洛舍是我的外婆家。

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三十岁时，才同

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鹳灰鹳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新会县世为葵乡，小河上一只只小船满载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贴水而行，悠悠远去……

但老家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出一句完整地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根性。

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荷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林里酸甜的桑葚、秋天金黄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干，还有一锅喷香喷香的煮芋艿……

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舍镇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淘箩湿淋淋地从水里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蹦跳着一条小鱼儿……

外婆早已过世了。其实外婆外公也

不是地道的浙江人氏。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洛舍；又听说“洛舍”其名是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舍，谓之洛舍。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萦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

所以对于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篮上的饰带和点缀，我欣赏它们赞美它们，但它们不属于我。每次我回杭州探望父母，在嘈杂喧闹的街巷里，自己身上那种从遥远的异地带来的“生人味”，总使我觉得同这里的温馨和湿润格格不入……

我究竟来自何方？

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群山。踏着没膝深的积雪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封冻的山泉一路叮咚欢歌。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柞树林中轻轻地飘着小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肩，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若闭上眼睛，能听

见雪花亲吻着树叶的声音。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那时住帐篷，炉子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料，隆隆如森林火车和林场的拖拉机轰响，时时还夹着传来的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的脚印儿，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

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曾使我觉得自己是否应该从此留在这里。

小小的脚印沉浮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们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

我十九岁便离开了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

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

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安、四海为家。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

妖 尽 人 间 春

叶
文
玲

流浪移民。也许我走过了太多的地方，我已有了太多的第二故乡。

然而在城市闷热窒息的夏日里，我仍时时想起北方的原野，那融进了我们青春血汗的土地。那里的一切粗犷而质朴。二十年的日月就把我这样一个纤弱的江南女子，磨砺得柔韧而坚实起来。以后的日子，我也许还会继续流浪，在这极大又极小的世界上，寻觅着、创造着自己精神的家园。



扬州静。

静，是一种气象；静，生自从容、出自平和。

蕴含着古代文化深厚积淀的扬州，无例外地拥有当今诸多的繁华，可令我惊异的是，它没有许多城市（包括杭州）因为繁华而生的嘈杂，仍然保留着如今难得的那份安静。

那是如同大家闺秀般的一种娴静，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涵盖着修养品性的“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从容。

于是，即使条条马路车流如梭，却没有高分贝的轰鸣，行人井然有序地走动，在大街小巷活动着的男女老少，仍然是“处惯大事不用忙”的悠闲，仍有那份从容不迫的娴静。

作为匆匆过客，我虽然不熟悉扬州

的交通,也说不清它到底有多少条主干道、多少条小马路,但在我所到之处,没有大街小巷人拥车堵的窝心,也没有吵吵嚷嚷的喧闹场面,即使在舟楫穿梭的瘦西湖和游客如过江之鲫的名园,也是热闹而不嘈杂,繁华而未见纷乱。扬州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从容,这是因为它骨子里有着古已有之的因文化而生的大家风范的娴静。

扬州雅。

雅,是一种风度;雅,源自修养,也源自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才能孕育出优雅。就这一点,它与苏州和杭州非常相似。但从容大度、静中生雅的气质而言,我觉得扬州似乎更好。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一入扬州,这些很有韵味的小诗立刻浮现在脑海。扬州焉能不雅?扬州的湖桥水月、难以计数的才子佳人和同样数不清的美食书画,是从古延续到今的。只要你站在某个城角四下一望,只要你翻开有关扬州的史籍,立刻就落在了历史文化的烟云里,那教你惊诧不已的古典之品、经典之物,马上就会令你感觉到深厚华美的文化,而只有这深厚华美的文化,才能孕育出这无处不有的优雅。

扬州风流遍地,优雅遍处,有大雅也有小雅。这里,不说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的博物馆,也不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名园和亭台楼阁,我的双眼首先投向扬州的街巷。

到了扬州,只要在任何一条大街小巷驻足,只要在湖畔河边的任何一处闲步,就会随处可见杨花柳絮款款起舞,那些伸在河畔桥边的一角角飞檐,不经意间就映入了眼帘,这一点,那一点,向你展示着扬州无处不有的闲适和典雅。再加上一溜黑瓦白墙和时隐时现的清曲丝竹,那是无须千呼万唤而自自然然展现的千娇百媚,一颦一笑间,就让你体会了什么叫“江南水乡、绿杨人家”。

然后再看那些人家。他们不见得是达官贵人或阔佬富翁,很可能祖祖辈辈都是平头百姓。然而百姓自有百姓的平淡日子,即使祖孙三代都是引车卖浆之人,这些人家却还可能有两间一厅和用结结实实的板壁隔出来的堂屋,那堂屋里也可能还摆着一张老祖宗传下的香案条几,或者一张虽然褪了漆却是用地道梨木做的八仙桌和一对明末清初的靠背椅。虽然这些人家的墙上可能是老式挂钟,屋里也许是便宜的冰箱空调,但他们的日子非常闲适:一日三餐说声

“开饭”，一张小方桌稳稳当当地摆在天井里，米饭、汤包是顿顿有的，随着时令的香椿、荠菜和老湖菱也屡屡上桌，还有河里摸的螺蛳和家鸭产的鸭蛋，荤素齐全、清清爽爽的几样蔬菜再加一碗四时羹汤，碧绿透鲜，不等下咽，就让你的喉咙里早早爬出馋虫来！风尘劳碌中来到扬州，住在这样的人家，尝尝这样的家常便饭，用不着说雅，用不着夸好，你都会羡慕了这样的日子。

雅的另一含意是秀。秀雅秀雅，秀也是雅，雅也是秀。从这一点上说，扬州当然也是秀的，扬州的秀体现在它的许多名园中。扬州有好园林，自在意料中。原来，我曾以为天下园林以苏州为最，扬州再好，也不及苏州吧？谁知却不然。

苏州园林让我明白了一个园子的好处全不在大小，而扬州园林的秀，除了“花香不在艳，室雅何须大”的秀之外，不但有“木秀于林”的秀，还有个性秀和奇美的秀。说到扬州的名园，特别是“何园”“个园”，真叫我大大地感慨了一回。

人们说：“扬州的万种风情源于精致。”这话不假。扬州名园以及扬州的秀，就在于精致，这种精致存在于园林，

也存在于居处环境。老百姓的旧居只不过是一种，如果说“人生只合扬州居”是今人对古人张祜诗意的演化，那么，如今的扬州已经开发了许多极有情趣的新颖小区，那真是又静又雅又秀的好所在，所以说，住在扬州真是“犹住天堂”。要不然，2004年扬州为什么获得“中国最佳人居奖”呢？

扬州润。

如果说扬州的雅是天生的，那么，扬州的润也是古已有之，它既得自文化也得自最为丰厚的物质——水。

水是城市的血脉，一个天然有水的城市，就像浣纱的西施和临水的洛神一样，那份天然的美丽中就更加增添了生动活泼，一个有着河水、湖水兼江水滋润的城市，当然就更加娇艳，无比妩媚。

扬州不光有漕河、运河，不光有万千诗词赞誉的瘦西湖和许多明珠般的小湖，真正最能滋润扬州的，当然还是她紧紧傍着的母亲河——长江。

傍着长江的扬州，自古以来就得益于水之利和水之润。今天，一条连接扬州和镇江的大桥也已开通，那桥名，做的就是“润”字文章：润扬大桥。

自古是南北交融、东西交会之地的扬州，早得水运的舟楫之便。而今，长江

润扬大桥的开通，更使扬州与对岸的镇江紧紧相连，实现了江河湖海的联通，实现了水路、公路、铁路的联运，加速了世界各地的生产要素向扬州的汇集。

雨中看桥，不减游兴而只添豪情。在雨中，凝望着这座将“悬索”“提拉”两种先进的建桥技术融为一体、总长度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三”的大桥，咀嚼着扬州人自豪的“飞越天堑第一跨”，我切实感到了扬州飞跃的分量，无怪扬州人自豪地将其誉为“腾飞的新跑道”。因为大桥的开通，带来的不只是万商云集的盛况，我感觉到的是，一个以一连串迷人的数字做底牌的“实力扬州”，正以无限妖娆的形象，在世人的眼前傲然耸立。

在浩渺相接的水云间凝望雨中的大桥，对扬州美滋滋的润，对扬州独有的静雅秀润，我更有了不变的认定。

在“四桥烟雨楼”，不知自己依然沉醉着还是清醒着，抓过笔来就写：

朝辞武林门，午谒明月城。

江南两西子，妖尽人间春。

扬州，把我变成了痴人和醉人。不，应当说，扬州，从此是我的情人。

咬春

肖复兴



老北京人过去在立春这一天，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一律是要吃萝卜的，叫做“咬春”。

民俗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渗透在这节气中的民俗，有着农业社会特有的内涵，质朴却耐人寻味。为什么不去吃梨或别的好吃一点的水果，而偏偏要吃萝卜？萝卜就真的那么好吃？老辈人说，这是取民间“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可解决春困春荒青黄不接之难，先苦后甜，图的就是这个吉利，要的就是这个精神气。

旧时老北京城这一天会有许多卖萝卜的小贩，沿街串巷挑担叫卖“萝卜赛梨”，声音宛转悠扬。那时所卖的萝卜，都是在地窖里精心保存了一冬的，保存不